

杜甫論集

程千帆著



傅庚生
傅光合著

杜甫論集

錢仲聯題簽



1082955

责任编辑：任国绪
封面设计：安振家
封面题签：程千帆

杜甫论集

Du fu lun ji

傅庚生 傅光 合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9 3/16·插页9·字数223,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80

统一书号：10093·692 定价：2.30元

题记

这本小书里所纂集的文章，即兴偶成的习作居多，独抒心得的议论愧少。其格虽低，差堪自慰者却是不曾僦屋而居，没有走他人的熟门熟路；虽说不见骁腾万里之势，却也未尝局促如辕下之驹。对读者敢献芹曝，也只凭着这一瓣心香而已。

傅庚生 傅光 谨识

DX46/24

目 录

题 记	傅庚生 傅光
杜甫前期诗歌创作发展述评	傅光 1
沉郁的风格· 阔美的诗篇	傅庚生 28
探杜诗之琛宝· 畅百世而知音	傅庚生 37
十载长安· 千秋伟绩	傅庚生 45
漫谈杜甫的夔州诗	傅光 55
杜甫之死考辨	傅光 68
评李杜诗	傅庚生 77
万卷斋李杜诗话	傅光 107
李杜诗论	傅庚生 114
简论李杜诗	傅庚生 傅光 121
李杜诗风各异与社会交变之关系说略	傅光 125
李杜的承前与启后说略	傅光 129
杜甫论灵感说略	傅庚生 134
杜诗 ER 系音韵字古读	傅光 137
关于杜甫的宗教信仰	傅庚生 144
“饭颗山”之讥解	傅庚生 148
关于强杜以从我	傅光 150

试再论杜甫的《捣衣》	傅庚生	157
试论杜甫《悲陈陶》《悲青坂》诗的作意与是非	傅光	164
试再申论“饭山”与“闲骨”	傅庚生	178
“欲往城南望城北”辨	傅光	184
批判胡适对诗人杜甫的污蔑		
《杜甫诗论》自序	傅庚生	202
附录 书评（徐树仪）		205
《杜诗散绎》自序	傅庚生	208
附录 书评（肖甲）		213
《杜诗析疑》自序	傅庚生	215
附录 书评（海鳌）		221
《杜诗英华》自序	傅光	223
《杜学研究》序目	傅光	227
读杜随笔		
杜诗臆解	傅庚生 傅光	232
杜甫《望岳》臆解		241
杜甫《夜宴左氏庄》臆解		241
杜甫《房兵曹胡马》臆解		244
杜甫《春日忆李白》臆解		246
杜甫《兵车行》臆解		248
雁塔题诗万古雄	傅庚生	251
简谈杜甫的代表作“三吏”和“三别”	傅庚生	256
杜甫《江村》臆解	傅光	259
杜甫《石壕吏》臆解		266

杜甫《春夜喜雨》臆解	傅光	268
杜甫《登高》臆解	傅光	271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臆解	傅光	273
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臆解	傅光	276
杜甫《江汉》臆解	傅光	278
试读杜甫的《登岳阳楼》	傅庚生	280
杜甫《登岳阳楼》臆解	傅光	282
浪漫主义与文章气魄	傅庚生	284
李白精神	傅光	288
跋	傅光	296

杜甫前期诗歌创作发展述评

傅 光

有唐一代，是我国文学史上群星璀璨的时代。在这个光辉的时代里，古典诗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最高境界。胡应麟尝云：

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谐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①

清康熙年间敕编《全唐诗》九百卷，载作家二千八百余，收诗四万九千四百余首②。这样独具时代的规模，遂成就为以诗名世的局面。

在这个群雄辈出的时代里，伟大诗人杜甫成为诗坛上的百代风骚主，“古今诗史，一人而已”③！杜甫在诗歌领域里取得的凌跨百代的卓越成就，终于使他荣膺了“大哉诗人之宗”④的盛誉。

但是，杜甫的一生却是坎坷的，他的诗歌创作发展的道路也是曲折的。现代和当代研究者对杜甫的诗歌发展作了不同的分期。胡适《白话文学史》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 大乱以前

第二期 乱离之中

第三期 居蜀以后

这是建国前影响最大的一说。陆侃如、冯沅君先生的《中国诗史》、郑宾于先生的《中国文学流变史》及容肇祖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大纲》等许多颇有影响的文学史专著均从此说。解放后，研究者对杜甫诗歌的发展阶段又作了新的划分。陆侃如、冯沅君先生《中国诗史》（修订本）分为五个时期：

- 第一期 读书及漫游吴越时期
- 第二期 漫游齐赵及困守长安时期
- 第三期 战乱以后及漂泊秦州时期
- 第四期 客居成都时期
- 第五期 流寓西南时期

萧涤非先生《杜甫研究》又分为四个时期：

- 第一期 读书游历时期
- 第二期 困守长安时期
- 第三期 陷贼、为官时期
- 第四期 漂泊西南时期

还有其它不同的各种分期。这些不同的分期，当然是各有各的道理的。但是当我们对于杜甫的一生及其诗歌的发展作一番考察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诗人一生的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无论就其偶然的因素或必然的结果等来看，都是那样的合协。使人感到任何分期都会割裂杜甫诗歌前后发展的联系，使我们难以对杜诗发展的全过程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

现代、当代出版的各种杜甫的传记，大都注重于行踪事迹、创作内容等方面的叙述；对杜甫诗歌创作发展的诸因素及其有机的内在联系的阐论，接触得就比较少。本文试图对杜甫诗歌创作发展的全过程作一个轮廓的论述；限于篇幅，行文唯务简明，难免挂一漏万；至于详尽地阐发和论述这一复杂的问题，只能付诸来日了。

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人。生于唐睿宗太极元年（七一二），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七七〇）。他出生在我国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里，而以后他又经历了极端黑暗的年月。盛唐时期社会的繁荣，使他获得了良好的文化素养；安史之乱生活的动荡，充实了他诗歌的内容，丰富了他作品的真情实感。在这唐代中叶社会急剧变化的过程中，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代天骄，诗歌领域里的一代伟人。

社会生活无疑是一位伟大作家创作的源泉；但对于杜甫，在情感、思想以及性格等方面起过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的，是诗人一生引为自豪并为之惋惜的家世。

杜甫在谈到他的家世时曾说：

吾祖也，我知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⑤

先祖“传之以义礼智信”使少陵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先祖“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是少陵一生引以为荣的事。他又曾说：

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⑥

“先君”的“公侯之贵”到了“近代”已经逐渐地“磨灭”了。家道的衰败使诗人深感惋惜，他曾经申述他重振家业的信念说：

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⑦

远祖“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荣显，激发了少陵的功名事业心，也培养了他的儒家思想和门阀观念。“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倒不如说是“不‘肯’忘本，不‘能’违仁”！

陈贻焮先生曾说：“如果说远祖杜预激发了杜甫的功名事业

心，那末祖父杜审言可说是他走上诗坛的先导。”^⑧初唐著名诗人，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在文学上的成就，使杜甫获得了创作上的家学渊源。舒岳祥云：

诗必有家也，家必有世也；不家非诗也，不世非家也。

唐诗人唯杜甫家为最大，要自其祖审言之世也。^⑨然而还不止于此，杜审言“恃才謇傲”^⑩放荡不羁的习性，直接影响着杜甫的性格。据史载

杜审言……恃才高，以傲世见疾。……尝语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衡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类此。^⑪

葛立方尝云：“老杜高自称许，有乃祖之风。”^⑫杜甫曾经盛称其祖的文学成就，一则曰“吾祖诗冠古”^⑬，再则曰“诗是吾家事”^⑭。其“矜诞”自不减乃祖。

据史传记载：

初，审言病甚，宋之间、武一平等省候何如，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⑮

这最后一句“但恨不见替人”的遗憾，竟没有持续多久，杜甫就仰承着宛然家风，成为我国诗坛上的“百代楷模”^⑯。

关于杜甫的家世对于诗人成长的影响，冯至先生曾经有一段评价说：

历代祖先的“奉儒守官”不过促使杜甫热衷仕进；杜预只给他一些不能实现的事业幻想；杜审言傲慢夸大的性格对于杜甫与其说是有利的，毋宁说是有害的。……这些对于杜甫的发展不但没有多少帮助，反倒可能起些限制作用。^⑰一定要否认杜甫的家世对其取得成就所起的积极影响是没有必要的。杜甫所受家世的影响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有积极的，当然

也有消极的。远祖的功烈“促使”他“热衷仕进”，也因此使他正视了人生，接触了社会；杜预所给他的“一些不能实现的事业幻想”，又使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建立起他对社会的美好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⑩；祖父杜审言“傲慢夸大的性格”影响着他，培养了他“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⑪放旷不羁的习性，因而使他在诗篇中充分地运用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笔法。当然，杜甫也受到了家世“有害”的作用，这些主要表现在他思想上牢固的门阀观念和忠君思想。所以，笼统地说家世的影响对于杜甫“与其说是有利的，毋宁说是有害的”，是不很稳妥的。

除去家世对诗人产生的影响，对于杜甫的创作有重要影响的是他在弱冠以前所接受的高度发达的民族文化。

杜甫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在洛阳度过的。当时的东京洛阳是全国仅次于京兆长安的大都市，社会经济文化非常繁荣。在这里，诗人又受到了优秀的民族音乐与艺术的熏陶：公孙大娘的舞西河剑器^⑫、李龟年的歌唱^⑬等等，都给诗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杜甫“少小多病，贫穷好学”^⑭，在他的晚年——代宗大历元年（七六六）——曾有一首被称为“此乃公自为传”^⑮的长篇纪传诗——《壮游》，诗中有云：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
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酒视八
极，俗物都茫茫。

他就是这样一位才高而自负的少年。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曾说：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
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正可以看出他对于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并且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尝云：

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②

秦观曾阐发其微旨，颇称精审：

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总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③

“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正好说明了杜甫对于前代诗人的继承对他的创作具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而杜甫能够“集诸家之长”，要始自“读书破万卷”然耳！

杜甫以“读书破万卷”这样广博的学习，再经过“别裁伪体”^④的取精用宏，为他成就为伟大的集大成的诗人奠定了基础，优秀的民族音乐与艺术的熏陶和感染，培养了他纯正的审美情趣，也为他创作的成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这时的杜甫，他的生活天地委实是太狭小了，他需要在大自然中，开阔自己的视野，陶冶自己的性情，抒展自己的襟怀，广博自己的见闻。少年的杜甫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二十岁的弱冠之年，开始了前后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南北漫游，成为他一生中又一次重要的经历。

—

杜甫自己曾说：“臣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始。”^⑦

盛唐时代的士人漫游，之所以成为时尚，是那个时代社会繁荣的产物。杜甫在诗中曾记载开元年间的社会繁荣情景说：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
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⑧

社会物质经济的繁荣，提高了士人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同时也为漫游提供了物质基础。

当然，文士漫游的主要目的，不外乎是求仕上的、交游上的、干谒上的、访道上的，想要借漫游扬名声籍、沽名钓誉，在士林争得一席之地罢了。就其本质而言，无疑是消极的。但是漫游在文学创作上又给了我们的诗人以极大的激励。“他们离开狭窄的家乡，看见异乡的山水与新奇的事物，遇到些幸福的或不幸的遭遇，自己也会感到一种解放：他们开拓了眼界，增长了经验，丰富了生活。”^⑨从而在文学创作的领域里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

杜甫在《壮游》诗中记述他的吴越漫游说：

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

王谢风流远，阖庐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洲荷芰香。嵯峨
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蒸鱼闻匕
首，除道啞要章。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越女天下白，
鉴湖五月凉。剡溪蕴异秀，欲罢不能忘。

“江山人物，拉杂铺写，自然宕逸多姿。”^⑩那时的他是非常浪漫的，充满了盛唐时代士人追求解放的理想，所以王嗣奭就曾说：
“其行径大都似李太白。”^⑪

杜甫的吴越漫游，自洛阳出发，沿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南下到江南。过金陵，下姑苏，渡浙江，泛剡溪，历游虎丘、剑池，登古驿站，寻禹穴，赏鉴湖，游天姥而后归。

玄宗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二十四岁的杜甫从越中归洛阳，参加了在洛阳举行的进士考试，结果却落第了。这无疑地是他士宦道途上的第一个坎坷，但那时的他却仗着豪爽豁达的习性，并不曾把人生中的一切失意放在眼中；所以，这一次失败对他并没有多么大的打击。

“暂蹶霜蹄未为失”^⑧，参加考试的第二年，杜甫又开始了历时四年（开元二十四至二十九年，七三六至七四一）的齐赵漫游。他在《壮游》诗中记着：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
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鶬。苏侯
据鞍喜，忽如携葛强。

“又是一幅游侠少年图”^⑨，放荡裘马、春歌冬猎、呼鹰逐兽、引臂射飞的清狂浪迹生涯，更增添了他的英雄本色，名士风流。

吴越漫游，为诗人展现了一幅幅绮丽幽美的风光图画，给予他以清新明丽的感受，也培养了他隽秀的审美情趣，反映到他的创作上来，表现为创作中所追求的清新、峻洁、秀美、幽雅、闲适、平淡、明丽、隽永、凄急、精细、新奇……的意境；而齐赵之游，使他见识了雄伟阔大的自然观景，给予他以宽广高远的体验，培养了他雄壮的审美观点，在创作上他极力追求着高古、雄浑、宏阔、高远、深沉、博大、精深、浓烈、豪放、朴拙、劲健……的意境。不同的经历与感受，促成了杜诗风格的多样化。如画的江山，壮丽的奇景，激发着诗人的想象，陶冶着诗人的性情，培养着诗人思想上积极向上的精神。

试读他的《望岳》一首：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真是旁若无人，喷礴以出，遂关千古题咏之口！再试读他的《夜宴左氏庄》一首：

风林纤月落，衣露净琴张；

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

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

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

用秾丽艳美的景致烘托出一幅闲适潇洒的春夜宴饮图。这与《望岳》所表现的情调完全是别样的光景。

论及杜诗的风格，人人尽知“沉郁顿挫”^④，但杜诗的风格究竟又不尽于此。胡应麟云：

清者，超凡绝俗之谓，非专于枯寂闲淡之谓也；婉者，

深厚隽永之谓，非一于软媚纤靡之谓也。……杜陵人知其老

苍，而不知其意致之婉。^⑤

我们可以用“沉郁”来总括杜诗风格的一方面，用“清婉”来概括杜甫诗风与此相对的别一面。而少陵前期所作的《望岳》与《夜宴左氏庄》二诗可以被看作是这两种风格的发轫与滥觞。

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杜甫回到了东都洛阳，广泛地进行了社交活动。他在宴游与诗咏中渡过了“二年客东都”^⑥的生活。

唐玄宗天宝三载（七四四），由于我国诗歌史上两位最伟大的诗人在洛阳的际会，使这一年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

这时的李白，已经是名满天下，正值“赐金还山”之顷。杜甫初

识李白，就为太白的文采风流所倾倒，两位诗坛的伟人随即相期同游梁宋。

这年的秋天，李白、杜甫、高适三大诗人同游于梁宋。“三人或入酒垆，或登吹台，或游梁园，或猎孟诸，饮酒赋诗，慷慨怀古”^⑩。杜甫日后对这次偕游每每追怀不已。在《遣怀》诗中曾说：

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

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

又在《昔游》诗中说：

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

桑柘叶如雨，飞藿去徘徊；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

《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又云：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李白，史称“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⑪；杜甫，“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⑫；高适，“少濩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⑬。“他们三人都可说是阶级的‘浪子’，萍水相逢，声应气求，自然容易发生友情的”^⑭。

杜甫就在这次与太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游历中，无形地受到了太白飘落潇洒的风流器度的影响，这更助长了他傲诞狂肆的习性；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也出现了一些带有“仙气”的作品。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这以后不久所作的《饮中八仙歌》。

天宝四载（七四五）秋，杜甫与李白在鲁郡（兖州）石门握别。这两位诗坛巨星，“怀着对一段共同游历的最美好的回忆和惜别之情，各奔前程，永远地，永远地分开了。”^⑮“何日石门路，重有金樽开？”^⑯与“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⑰，对友情的珍重，挚着的相期，成为千古的憾事。